

周天集

Abraham Lincoln

诗荒澄

世界文明史
看个下度，是古巴比伦人的智慧。
至今刻在石板上，每年刻三五三
十巴鲁利前

像今，由北到南，了解了那首诗。
到马雅已解法最精，1872年
世界呢，要保持证明了。
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二、三十三、三十四、三十五、三十六、三十七、三十八、三十九、四十、四十一、四十二、四十三、四十四、四十五、四十六、四十七、四十八、四十九、五十、五十一、五十二、五十三、五十四、五十五、五十六、五十七、五十八、五十九、六十、六十一、六十二、六十三、六十四、六十五、六十六、六十七、六十八、六十九、七十、七十一、七十二、七十三、七十四、七十五、七十六、七十七、七十八、七十九、八十、八十一、八十二、八十三、八十四、八十五、八十六、八十七、八十八、八十九、九十、九十一、九十二、九十三、九十四、九十五、九十六、九十七、九十八、九十九、一百
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二、三十三、三十四、三十五、三十六、三十七、三十八、三十九、四十、四十一、四十二、四十三、四十四、四十五、四十六、四十七、四十八、四十九、五十、五十一、五十二、五十三、五十四、五十五、五十六、五十七、五十八、五十九、六十、六十一、六十二、六十三、六十四、六十五、六十六、六十七、六十八、六十九、七十、七十一、七十二、七十三、七十四、七十五、七十六、七十七、七十八、七十九、八十、八十一、八十二、八十三、八十四、八十五、八十六、八十七、八十八、八十九、九十、九十一、九十二、九十三、九十四、九十五、九十六、九十七、九十八、九十九、一百
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二、三十三、三十四、三十五、三十六、三十七、三十八、三十九、四十、四十一、四十二、四十三、四十四、四十五、四十六、四十七、四十八、四十九、五十、五十一、五十二、五十三、五十四、五十五、五十六、五十七、五十八、五十九、六十、六十一、六十二、六十三、六十四、六十五、六十六、六十七、六十八、六十九、七十、七十一、七十二、七十三、七十四、七十五、七十六、七十七、七十八、七十九、八十、八十一、八十二、八十三、八十四、八十五、八十六、八十七、八十八、八十九、九十、九十一、九十二、九十三、九十四、九十五、九十六、九十七、九十八、九十九、一百



诗
集
卷
一

FDG

读 * 书 * 文 * 丛

周 天 集

室利阿罗频多著

徐梵澄译

读 书 文 丛

读书杂志编辑部编

责任编辑：赵丽雅

封面设计：宁成春

周 天 集

ZHOU TIAN JI

〔印度〕室利阿罗频多著

徐梵澄 译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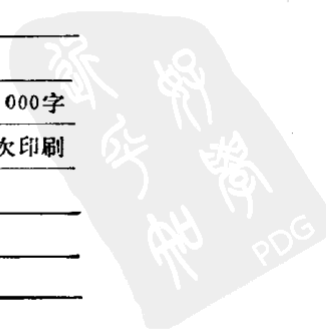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5.5印张 80,000字

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5,000

定价 3.10元

ISBN 7-108-00348-1/B·85



目 录

1	译者序
15	周天集
103	周天集(续集)

译者序

世界文明进步，大体得归功于古巴比伦。分圆周为三百六十度，是古巴比伦人的创制。至今数学上仍沿用。每年分三百六十五日而有余分，自此也奠定了历法的基础。古玛雅之历法最精，但是否曾普及全世界呢，要待考证了。

这一本小册子，也分三百六十多条。每条是精炼简短之言，摘自室利阿罗频多（Śri Aurobindo, 1872—1950）的著作。室利阿罗频多是当代印度一位精神哲学大师，平生著作丰富。在其百年诞生纪念时，已出版三十巨册。而《周天集》，原来却没有这么一本书。这是其弟子所采集的，录在日记本的页顶上，这种日记本非卖品，只备从学者每日研玩一条。译者在室利阿罗频多学院里留居二十八年，曾得到这日记本，便将其从英文译成了华文，因其备阅读一年，独成一小册子，代拟了这书名曰《周天集》。

自阿罗频多的超心思哲学行世以后，凡英语通行之国皆有所接受，研讨，因为原著纯为英语。渐渐法文、德文皆有了译本。世界名都大邑亦成立了好几处研究中心、学会之类。其主要著作如《神圣人生论》及《瑜伽论》等，在西方名大学中多列为哲学系之必读书。在我国近年来已有华文译本出现，三十多年前已有其“事略”之类，流传于香港及南洋一带了。当时推之为“西方三圣”之一；余二，一为甘地(Mahatma Gandhi)，政治家；一为泰戈尔(R. Tagore)，诗人，文采事功，并皆昭著，独此一“圣”不甚为世所知。近年来其书稍出，研究的人多起来了。而议论亦颇不定。

最大一事在大师平生颇招物议者，是其在革命运动中退出了。这事与其修瑜伽有关，这里略为检讨一下：

室利阿罗频多，自幼在英国受教育，长大。二十一岁时回国，开始研究本土文化，渐渐参加独立运动。到三十四岁已为名教授而被推为大学校长；到三十六岁已为秘密结社之魁首，主持暴动暗杀等事。同年其秘密结社败露被捕，入狱一年，诉讼获释。获释后仍继续其爱国运动，但得讯又将被逮捕了。于是间关抵达南印度之一海滨埠头，名“捧

地舍里”(Pondicherry),当时为法国属地,英国势力之所不及,时正三十八岁(1910)。从此隐居著述,凡四十年,以至示寂,未离该地。——其平生史事简括如此。

当其逃到法国属地之时,从爱国运动者的立场看,是领袖在共同艰苦奋斗中离弃我们了,不异于兵士之临阵脱逃。这是苟且偷生,即无以对身殉革命之先烈,亦无以诏示后起革命之人。那么,我们只能认其为落伍了,至少亦不认其为革命导师。

然则,当时阿罗频多应如何方免此咎责呢?——应当不避艰险,继续奋斗,事或不成,死之!那么方与其结党宣誓时之初心一贯,不愧为一英雄,烈士。倘煌煌功业具在,不愧为开国元勋。

这段史事的若干详情与当时环境如普遍思潮及民众情绪等等,去今已近八十年,耆献早已凋零,历史文件难考,很难作出详细报告了。但大致上面所记的,正确不诬。

自来革命家之逃难,脱险,亡命(“命”即是“名”,即改名换姓),流浪,是常情。在甘地,则入狱,出狱,再入,再出,以至多入,多出,几乎使拘禁

失去意义了。革命家在流离颠沛中，即不能说其为贪生怕死；在阿罗频多，本人是一革命领袖，自有其进退指挥之力。倘其认为时机不当，或不需要本人指挥了，自然也应当进退自如。或者认为已往政策有误，循旧轨而前进无益，亦应自起改弦更张，这又不可与士兵之临阵脱逃同日而语。——大致凡矢志革命者，早已置个人生死于度外，唯有其大业在心目中。死而有益于革命也，死之；生而有益于革命也，不死。生死之宜，取决于其对环境时机之判断，及其理想之所向，意志之所定。古之所谓“召忽之死，贤于其生也；管仲之生，贤于其死也。”也正是这道理。

一自阿罗频多退隐，是不是放弃了革命或背叛了祖国呢？——当年是未直接指挥暴动暗杀了，不更在自己家里装配炸弹了，但其与大革命运动，在精神上仍未尝一刻分离；虽居法国的属地，在物质上也未尝一刻脱出政府的秘密监视，英政府的，与法政府的密探，无日不在近旁活动。阿罗频多未为所动。而其从旁观地位预料国事之得失，无一不中。

主要一事：是他早已见到印度必然独立。有革命党人来见他，他愿意收为他的弟子，同他学修瑜

伽，该弟子甚迟疑于其革命尚未成就，他向该党人说：“我向你保证革命必然成功好不好呢？”——意思是说无须他参加了。那人便皈依他为弟子。这是他隐居后初年的事。客观看，这是降伏了一只老虎，免了许多人的祸害及其人自身的灭亡。该弟子后下也没有什么大成就，六十四、五岁便死去了。生前却已见到本师预言之实现。

大师平生反对人说预言，以为这是人性上的弱点。然他自己所说多中，却不是故意为之。在第一次欧战时有些逃到捧地舍里的革命志士想出山了，他劝阻之，无效，皆一离该地，到英治下之印度后，随即被拘，一一监禁了四年，直到欧战结束。第二次欧战时，有革命志士鲍斯(Bose)，要联络轴心国攻英，因而求印度之独立，他极力反对这策略，不听。其后果败，鲍斯于战时飞日本，机坠身焚。印度独立之前夕，他又作了一桩自称为“无愿望之行事”，派了一位大弟子，往新德里向国大党人进说，劝接受英之“克里蒲斯”和缓之独立方案，诸人不听。倘使能听用其说呢，必不致因突然一解放而起印回两派之分裂而互相屠杀，以致甘地亦因此殒命。此之谓“失计”，未能听用老成谋国之言。

总之，他虽在危难时脱离革命的秘密运动了，

仍然时时系心祖国，谋求其独立的初衷无变。已是自觉用旧的暴动和暗杀政策无功，有另取较迂缓之路的必要。这亦复是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对祖国以至对人类的贡献另有所在，价值更高，当自珍惜。设若他未曾逃脱，或竟至轻身殉国，那么必未能有此后四十年之创造；可说一手将整个印度民族提高了，使全世界认识此民族尚有此学术思想，尚有此人！

这便使人联想到泰戈尔。相传有这么一个小故事。诸革命党人想招致这位诗人入党了，其时诗人已负重名。有一次几人和他一同在路上步行，遇到一处泥泞，泰戈尔提起了雪白腰围长布的边缘，退回谨慎绕转一些路，方才走过。同行者观人于微，对他有了了解，觉得此士不能参加革命行动，只好让他去作诗。——诚然，人各有所能、有所不能，贵自知。泰戈尔发抒其民族之诗声，其光荣亦即印度民族之光荣，贡献岂可谓小？泰戈尔有《敬拜室利阿罗频多》一诗，是当他公开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盛期写的。室利阿罗频多也有《萨未致》（“太阳神”之名）一卷长诗行世，结构弘大，是《罗摩传》类型的巨制。还有若干首短篇。以诗学、诗功而论，与泰戈尔是齐等的。却未尝专以诗鸣世。

自来革命志士中途退出斗争行列之后，多是消极，颓唐，或至潦倒而死。在室利阿罗频多不然。一自退隐，未尝失去对革命的信心，仍在另一方面努力工作，从事精神建设。起初逃到捧地舍里后，生活是异常艰苦的。后下又有几个革命时的青年从者寻来依他，要养活他们。于是乎立“阿施蓝”（Ashram），即可谓“私塾”，——这是这名词的本义。在规模较大人数众多者，亦略同于“书院”或“学院”，但来归之弟子，多是倾全家而来，所以只好译为“修道院”。——教弟子修为之余，自己努力工作。一件重要工作便是办杂志。从1914年起，办了八年，是个人刊物，每月六十四页，一手写成。这便是诸多著作的由来。同年从法国来了一位精神成就者，即密拉氏（Mira），资助“阿施蓝”许多金钱；渐渐主持修院一切工作，即著名之“神圣母亲”。直到1926年，大师更进一步退隐了。其时正五十四岁。独居一楼，一以院务托之“圣母”。凡人皆不得见。得见每年有四次。皆是来者鱼贯上楼，在他面前走过一下，或者一合掌致敬而退。凡有疑问，皆书面答覆。如是直至1950年示寂，入殓归土，方可谓下了楼。

修院扩大，常日居院者，到晚年已二千数百

人，短期来来去去者不计。这时当年一些老同志，也在其见人的日子来谒见了。有某老战友低头一礼，眼睛不敢望他，随众走过了，心里还是不忘此领袖当年在危难中离开了他们，然睹其当前的成就如此，亦复爽然自失了。

室利阿罗频多在全世界被称为“精神大师”，这名称在我国古代无有。代之者，“圣人”，或“贤人”，或“哲人”，这些名词常用。那么，称之为近世“西方三圣”之一，亦无不当之处。其精神修为，始于三十二岁，正在革命运动高潮。其修为是经过印度本土老师指点的，即所谓修瑜伽术。主要是静坐，在早上静坐三小时，在傍晚静坐二小时，辅以调心制气诸术。修为似颇得法，神思大朗，半小时可写诗二百行，灵感奔注笔端，沛然不可止。记忆力大增，体魄亦健，皆是未修瑜伽前所不能的。然这番修习未支持很久，因革命事太繁多，无此暇日。直到三十六岁，再从一瑜伽师名李黎(Lele)重新起始，又修了四个月，李黎别去，认为从此无需他的指教了。室利阿罗频多遂独自修为。从此有了若干经验和证悟，旁人无从知道。然五印度渐渐传遍，室利阿罗频多，在瑜伽上有了成就，现示过若干奇迹……。

关于静坐修为，晚年答弟子的信中，说据他自己的经验，没有什么大益处。他能得灵感迅速写诗之后不久，亦大病一场，疗养了好几个月方得痊愈。——在他自己所办的修院里，并不教人静坐。每日傍晚院友共同作柔软体操二十分钟，倒是常轨。体操后息灯静立五分钟然后散会。静坐每星期有两次晚会，皆是听一阵音乐之后，大家静坐十五分钟而已。参加或不参加，随人的便。——静固生明，终亦因人而异；“不如学也。”这是主旨。倘是求神通，或想得到什么身体上的好处，则起步便错。那样的静坐准会出毛病。

于今印度的瑜伽师，在都市里几乎满街都是，有些散布到国外南洋一带或甚至美洲，有的自命为“精神大师”，号召徒众。大多身着黄衫，肆行黑法，惑众欺愚，招摇撞骗，好在这现象在中国都市中尚没有。因为室利阿罗频多修院渐负盛名，此“圣”本身即一大瑜伽师，而其国际教育中心，又有一华文组，属研究院，译者当时主持其事，便时复接到南洋侨胞的来信，说怎样从某印度瑜伽师修为，身体上出了毛病，请示救疗之法。译者将来信详细译出，找真实深于此道的人商量，皆是一无办法。譬如美好的玻璃器或瓷器打破了，无从补缀。精神

受了损伤，害及肉体，终身不救。此外亲眼见知者，一位瑞典女士，修为未得其法，完全疯了，后被送回国，不知怎样。两位美国女士，其一病发而死，与瑜伽修为有关。另一位，也完全疯了。——这位女士风度翩翩，在译者主持一所谓“中国历史、文物、图片展览会”时，是一得力的助手。——她的父亲将她带回美国，由美国医生治好了，但其在印度一段历史，在脑经里全是一空白。此外所闻知的，在书上读到的，还颇有几位男士，皆是因修瑜伽而得了精神病，或发狂致死。说者或归咎于遗传，是先天的染色体中的缺陷。但其家世既未保存任何病历，亦难谓其与修瑜伽无关。理论上是有某些人的隐患痼疾，可以修瑜伽而治好。要之，瑜伽是条危险路。

这些事，在大师必然是明白的。深知倘修为不得其法，病害多端。于是将各个系统分别研究，一一将其真价值估定，而成其“综合瑜伽”之论。（全书四巨册，皆已译出，三部早在印度出版，第四部最近由商务馆出版）。在旧的智识，敬爱，行业三大系瑜伽中，特重“行业”，要工作，无论高低，由工作即“行业”而见道，空心静坐不为功。而特表“超心思瑜伽”，是至极向上一路的契入。即与宇宙间至

真至上者合契。视整个人生为瑜伽，则其范畴之广大可知已。

客观论之，大师的事业，其转化人生或个人或集体的工作成功到什么地步，非浅学所知。因为这是精神实践之学，功效可奇巨而不显。以信徒之多寡更不足为量。下里巴人之和者多，不足以表其曲之高之雅。其显然可见者，乃是真所谓等身著作。著作之价值不朽，宜乎传世，则举世自有公论，而此论早定。即以目前这一小册子而论，皆是一点一滴。譬由管中窥豹，可见一斑。此一斑虽小，而全豹之文炳蔚可观了。

这一小册子简便易读，与高文大册不同。谓瑜伽既摄人生之全，则人间之重要事皆所涉及。无论称之为格言、或箴言、或名言、或片言、或寸铁、或散策，一一涵义皆异常丰富。虽出自大师之心裁，然亦是东西方文教菁华之采集。如元旦一语便源出尼采。其“超心思”一名词之立，亦远托尼采之“超人”。其关于艺术，伦理，性灵，美，爱，乐，自由，和平……诸说，并非一概独创，~~而是多~~多是多依傍前修。译者随意掇拾一条，是可供久久玩味的，三百六十余条中有一、二条能被读者欣赏，有会于心，则译者感觉逐译的功夫没有白费。还有两点是当在书端

说明的,或有助于了解。即一:瑜伽与宗教是迥乎不同的两回事。二:室利阿罗频多反对“绝食”,甚以甘地之以绝食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为不然。在这一点上此“二圣人”之意见不同。至若其他谋印度之独立及个人或集体之觉悟或知觉性之提高,在此“二圣”以至“三圣”皆树之为鹄的无异。三人皆彼此互相尊敬,甘地曾盛赞修院的工作,未尝于阿罗频多之退隐稍存芥蒂,这皆是确实有据的。

未了,还有关于这《续集》的几句话:

这集子出版时,加了一《续集》,乃是徇编辑先生之请。如实这样还可联缀下去,一续,二续,三续,四续,……;但译者感觉不必那样做。因为《综合瑜伽论》四部,皆已出版齐全。还有《瑜伽的基础》,并《瑜伽书札集》,皆已在三十余年前问世。至若《神圣人生论》,阿罗频多自许为其平生巨制(magnum opus)者,亦已由商务馆在北京出版(1984)。他如《社会进化论》,华文译本行世亦在三十年前。然则倘无新的主要启示,再从诸书中提出简言,加以缀集,似乎没有必要了。何况可作的事还多。尚有“述”而非“译”的《薄伽梵歌论》,是室利阿罗频多五大部著作之一,正计划出版。《书札》至少还可译出两巨册。其另一长

故事诗《太阳神》(音翻“萨未致”),早已入乐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之列,华文尚无译本,翻译之工程浩大,只合俟之来哲。

这《续集》中有些是“神圣母亲”的话,即法国院母密拉氏所说,未於其中析出。前后编者非一人,见仁见智,各有不同。然二氏之主旨是一,所以不必分辨。《母亲的话》华文译本已出四辑,尚有第五辑未出,至第五辑乃全。

一九九〇年六月徐梵澄校毕附志